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年12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罗 兰 邮箱：dzzbl8888@163.com

昌吉：休牧 让青山喘口气

本报记者 **李亚楠**

入冬后一场大雪，让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牧区的草场盖上了厚厚的雪被。雪被下是牧草，它们静静地等待来年春暖花开。“冬窝子”里，仍有草倔强地从雪被下伸出头来。

阳光照射在静谧的草场上，几乎看不到牧民，牲畜也只是零星可见。逐水草而居的他们去了哪里呢？

几十公里外的石梯子哈萨克乡白杨河村，牧民巧伟·努尔哈孜依两口子正盘腿坐在炕上吃着包尔萨克，喝着奶茶。在奶茶氤氲的热气后面，巧伟跟记者讲述着定居休牧的故事。

1991年之前，巧伟和父亲、兄弟都在山里放牧，5000多亩草场分为春秋、夏、冬牧场，一年12个月随着天气变化在几个牧场之间辗转。虽然也在轮牧，但草场还是一年不如一年，“草越来越少了，等不到转场，牛羊就没草吃了。北沙窝那边都快秃了，一眼看过去都是露出来的地皮。”

1991年，在政府的劝说下，巧伟一家搬迁定居到了白杨河村，按人均6亩地分配了饲草种植基地。他们在汉族村民的帮助下学习种植青储玉米，将近6个月的时间用圈舍饲养的方式。在巧伟家院子里的圈舍旁边，堆着两垛青储饲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牛圈里，38头牛正在悠闲地咀嚼着草料。“羊都处理掉了，换成了牛，好伺候，240吨饲料足够吃半年，赚钱也不少。以前在山上放牧，冬天一旦大雪封山，牲畜就没有吃的，得靠政府用卡车把草料拉到山上保畜。”

“我们引导牧民小畜换大畜，数量少了，对草场的破坏性也小一点。”昌吉州林业草原局草原站干部吕冲告诉记者，经过围栏工程，草场都被围了起来，到了时间牲畜才能进入草场。现在只有6个月在草场放牧，草场有了喘息的时间，草的长势越来越好，“主要是返青期和结实期保证了让草场喘口气，就不会有啥大问题。”

为了不过度放牧，昌吉州规定“以草定畜”，“草啃光了生态不就退化了！有多少草养多少畜，我们规定一亩草场只能放牧7只羊，一头牛按照6只羊算，一匹马或骆驼按7只羊算。”吕冲介绍，只要不超过这个数量，就按照国家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补贴。

2010年开始，北沙窝的草场全面禁牧。经过8年多休养生息，记者从远处看去，基本上已看不到裸露的土地了，挺立在雪地中的草足有半人高，种类也增加了，“长了很多我以前都没见过的草，还经常能看到狐狸、黄羊、鹿之类的野生动物。”巧伟说，幸亏禁牧，北沙窝变化才这么大，要是按以前那个放牧法，现在估计就变成荒漠了。

虽然禁牧了，但巧伟也有收入：每亩禁牧草场按照6元钱的标准补贴，他家有1402亩禁牧草场，每年光补贴就能拿8000多元。

小畜换大畜，以草定畜，牧民的收入会减少吗？答案是不会。吕冲给记者算了笔账：小畜换大畜，6只羊换一头牛，数量减少了，但是出栏的时候，一头牛能卖出10只羊的价格；而且经过品种培育，以前牧民养土牛，一头牛两三千块钱，现在都养西蒙塔尔牛，一头牛价格在1万到2万之间。量少了，更好照顾，收入却翻番。而且以前在山上放牧，冬季产羔没有保暖设施，很受限制，得等到天气暖了再产羔，当年无法出栏。现在冬天圈舍饲养，1月即可产羔，五六月就能出栏。

巧伟前几天刚出栏10头牛，十几万元已经揣进了腰包。“让我们搬下来的时候确实不习惯，但是现在看是真好，孩子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不用像我一样一辈子放牧了。房子也暖和，看病也方便，挣钱更多。以前骑马放牧，现在开上了小汽车。”

“草原是生态的细胞，我们必须要保护好草原，同时让牧民日子越过越好，实现双赢，才能可持续。”吕冲告诉记者，昌吉州可利用草原面积6718万亩，截至2018年底全州实现草原围栏3126万亩，其中禁牧1371.5万亩，休牧1624.5万亩，划区轮牧130万亩。牧民80%已实现了搬迁定居，20%实现原地定居，不再逐水草而居。

耕地美

针对农业资源趋紧、环境破坏、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各地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推动农业绿色生产和修复治理，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效防控了农业面源污染，提高了耕地地力，实现了环境友好和生态保育。图为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西河北塘乡村旅游区，优美的稻田吸引着游客驻足停留。 **陈海平**摄

周口：养好土 育好粮

毕京津

有好土地才有好粮食。吃饱的中国人现在也要吃好，这是最重要的美好生活需要。

改革开放前的河南省周口市，小麦普遍只有亩产一二百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和化肥的使用带来了粮食产量成倍增长，是周口成为全国粮食主产区的关键，但这并非只是有利无害。

三十多年前的党永富还是周口的一名农技员。他早早地发现使用化肥会带来土地酸化板结。而一家一户承包经营的方式，使得农民有更多动力使用更多的化肥以在承包期内求得最大产量。但化肥用得越多，土地板结越严重，增产越困难；增产越困难，农民则倾向于用更多化肥来“催产”。果不其然，十几年后，这种“负反馈”导致土地亩产达到瓶颈，化肥用量增多，而亩产则不再增加。

当时，当地发现并行动起来的只有党永富一人。经过几十年辛苦钻研，2009年，他的土地治理方案成熟定型，被总结为“一减一增一提一治”，即减少化肥使用，增加粮食产量，提高食材品质，防止环境污染。如何有这种好事？其核心是对生物制剂“聚谷氨酸”的使用，而成本只要每亩地30元，用余下的化肥成本费用就能覆盖生物制剂的成本。

“四个一”到底行不行？2012年至2013年，全国农机推广中心专家在全国1000多万亩耕地上实际测试。2015年6月，原农业部等部门组织专家验收。2016年9月，原农业部联合8省土肥专家实地测量产出，“减肥增产提质”效果明显。去年9月，河南省农业厅组织专家在周口实地测产，发现化肥减量20%，玉米则增产12.5%。

看到效果这样明显，张庄村村支书张建伟也用上了新技术。他每亩地底肥只用80斤，苗肥只用10斤，减肥大约30%，而产量还有所提高。他说：“眼瞅着长出了效果，往后可得用起来。”

党永富说：“我想做的不是推广一项技术，而是要解决从吃饱到吃好的问题。”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说：“耕地是周口的命根子，必须靠农民惜地懂地，养出好土育好粮。”

富锦：老胡的农田不一般

李双双

“老胡，你有啥种田绝招，快给大伙讲讲呗！”

“我呀，三个技术一条路，既节本增效又绿色环保。”大兴农场科技示范户胡春光在冬训上开始向广大种植户们“传经送宝”。

今年，在黑龙江省富锦市建三江管理局大兴农场，老胡的田间地头一直都热闹非凡。一波儿又一波儿的人们前来学习参观标准化格田改造成果和侧深施肥对比试验展示田，老胡也由一个农户升级为专业“讲师”。

“侧深施肥技术效果不错，不仅每亩地减少10公斤肥料，增加肥料利用率，同时促分蘖早生快发，提高产量，每亩可增加100元的效益。”老胡兴致勃勃地接着说，“我家地实行了水稻控制灌溉，采取‘浅、湿、干’节水控制灌溉技术，准确灌水时间、次数和水量，我还安装了智能化节水控制阀，坐在家里就可以控制水了，田间的供排水就再也不用我这个老头子亲自跑腿了，既省心还省水！”

胡春光从2013年开始与东北农业大学合作。从测土配方技术到侧深施肥技术，再到水稻控制灌溉技术，他都是第一个响应农场号召的积极分子。通过几年的试验对比，实施科学配方、“精准”施药、“精准”滴灌，每亩可降低肥量20%，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农业用水量得到有效控制，真正实现了“三减一控”，保护了耕地，促进了绿色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

大兴农场大力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侧深施肥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和应用后，今年探索推进的标准化格田改造成果显著。

“今年开春，我投入14万元对这块地进行标准化格田改造，在田地中间修了一条宽4米的路。改造后，500亩地每年就可节省生产资金近6万元，省下来的就是赚到的，2-3年就回本，就这一条路解决了五大生产难题，更重要的是有效保护了耕地。”胡春光自豪地向大家介绍。

据农业科副科长杨成林介绍，老胡的这块地通过水田标准化格田改造，一条路成功破解了5道生产难题：一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将原来的204个小格田改成现在的24个大格田，每个格田的面积扩大到20亩左右，共增加面积20亩，解决了池埂多浪费耕地的问题。二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原来水渠在中间，现改为全田四周水渠，延长了供水渠道和日照时间，增加了水温，可提高米质，解决了供排水效果不好还浪费水资源的问题。三是有效保护耕地。由小格田改成大格田，促进田块集中，提高农田平整度，优化农田结构布局，同时使土壤疏松，不结块，改良土壤，促进土壤养分平衡。四是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前遇到涝灾年头，运粮车根本进不去地，现在修了这条路，运粮车在道边就可装卸粮食了，解决了洪涝年头运粮难的问题。五是省时省工实现节本增效。改造后，减少了月工1人，省了挑苗工人2人，插秧时间上缩短了3天，可节省4.5万元，解决了种田成本高的问题。

“‘老胡种田模式’现已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目前，大兴农场侧深施肥技术应用面积达到32.8万亩，标准化格田改造面积2.1万亩，计划2020年增加1万亩。”大兴农场农业科科长孙福海说。

如今，放眼大兴农场，只见一望无际的耕地水田成格、池埂笔直、沟渠相连、路路相通，形成了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的健康耕地新模式。标准、规模、绿色、“智慧”俨然成为农田新底色。

吴起：治沟壑 造良田

樊燚成

时已入冬，天色渐寒，吴起县的山山峁峁，都披上了灰褐色的外衣。

走进吴仓堡镇党畔村，山间小路蜿蜒。村民高起东开着货车，满载着金灿灿的玉米。他承包的1500多亩地，大部分种了玉米，估摸一算，能收获近200万斤。“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治沟造地，让俺们这儿的穷山沟，变成了聚宝盆！”

吴起，地处陕西延安西北部，山大沟深、少雨干旱，境内沟壑纵横。长期以来，这里都是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雨水冲刷下，这片土地形成了当地独有的“V”字型地貌特征。“山山洼洼没地种，零零散散不成片。”高起东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村里漫天风沙的景象，以及那“出门三步羊肠道，百里千斤靠肩挑 ”的苦日子。

水土流失、耕地紧缺，该怎么发展？吴起经过研判，给出了答案——启动“治沟造地土地整治系统工程”。

何为“治沟造地”？

“这个工程是沟道治理新模式，主要针对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特殊地貌，集坝系建设、旧坝修复、盐碱地改造、荒沟闲置土地开发利用、生态建设为一体。”吴起县治沟造地办主任宗有军介绍，通过闸沟造地、打坝修渠、垫沟覆土等措施，达到小流域治理的目标，是“增良田、保生态、惠民生”的系统工程。

“以前一下雨，沟里的山洪往外涌。现如今，变化实在太大了！”高起东说，近些年来，堤坝拦截了山洪，沟沟壑壑变成了良田。“水泥路一直修到地头头，加上机械化操作，如今种庄稼既方便，又能卖个好价钱！”

沿着蜿蜒山路，来到白豹镇王砭村，一大片平整的土地映入眼帘。夕阳西下，几位村民正忙着种植油用牡丹。“今年村上平整了391亩地，给我家分了36亩。”村民李彦虎高兴地说，“我把地流转给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每亩100元。平时日子里，我在牡丹园里打工，还能挣工钱。”

短短几年，一条条沟壑变成高产良田，治沟造地不仅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当地气候环境。“这片土地生态富民两不误，走出了一条‘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的和谐新路子。”宗有军说。

数据显示，吴起县实施的治沟造地工程已覆盖了县域内所有镇街，平整土地2159公顷，新增耕地838公顷，建成高标准农田1244公顷；土地机耕率由过去的59%，跃升至现在的95%；修建田间路187公里、排洪渠道176公里。

大兴农场侧深施肥插秧机作业。 **梁士超**摄

党永富（右）在田间地头调研。**毕京津**摄

巧伟家圈舍饲养的牛 **呼图壁县委宣传部供图**